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通志樓古今文鈔

卷之四
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目錄

論辨類

解

仲尼不厯聘解 盛均

人旱解 盛均

文之章解 章壽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顏

工器解 程晏

廣陵散解 韓臯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命解 李 翱

劉白唱和集解 白居易

叛解 李 甘

復讐解 王安石

解惑 歸有光

夢解 何孟春

一貫解 俞長城

知命解 俞長城

伊尹五就桀解 龍啓瑞

釋

釋左傳 魏 禧

心喪解 杭世駿

釋三九上 汪中

釋三九中 汪中

釋三九下 汪中

考

經義考 成伯瑜

吳越考 潛說友

制科取士之法考 劉子壯

郡縣考 姚鼎

三代田制考 錢塘

原

原道 韓愈

原性 韓愈

原毀 韓愈

原鬼 韓愈

原人 韓愈

原十六衛 杜牧

原仁 牛僧孺

原化 皮日休

原親 皮日休

原古 賈同

原祭 鄭褒

原孝 陳堯佐

原過 王安石

原諫 潘興嗣

原直 鄧肅

原教 趙秉文

文原 宋濂

畫原 宋濂

原壽 李夢陽

原君 黃宗羲

原臣 黃宗羲

原人 李光地

原教 李紱

原命 李紱

原人上方苞

原人下方苞

原過 方苞

原勢 儲大文

原法 朱仕琇

原士 袁枚

原弊上 張海珊

原弊下 張海珊

原人 管同

原災 管同

原鬼 管同

原雷 管同

原僊 管同

原才 曾國藩

對問

粵有三仁對 董仲舒

雨雹對 董仲舒

對事 酈炎

對禹問 韓愈

濟爲瀆問 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 程晏

真龍對 盛均

愚谿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帝王所尙問 李翱

風雨對 羅隱

答客問 尹源

盜對 呂坤

蚊對 方孝孺

師問 何景明

問大學 茅星來

答郊問上 程廷祚

答郊問下 程廷祚

黃老對 俞長城

復讐或問 汪琬

廣陵對 汪中

書

復性書上篇 李翱

復性書中篇 李翱

復性書下篇 李翱

平賦書 李翱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劉蛻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權書四首 蘇洵

燕書 宋濂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

侯官吳曾祺纂錄

論辨類

解

仲尼不厯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厯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厯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狙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厯聘哉。

人旱解 盛均

渚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祗愼。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癘。曷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黷於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攢適海。參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文之章解 韋籌

垂日月所以爲天也。光盛而形物於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於簡。非

是而光者。燭龍燼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於地。之於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於典。舜文明亦章於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於西伯。章於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於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於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以學而章於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舉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

狼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可。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爲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爲惑。苟而無恥爲明。慢於事職爲高賢。見義不爲爲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尙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餽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爲備豫。動開束闌。氣沮志衰。亦從以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

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鷗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鳩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爲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筆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爲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日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邪。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尙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日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凡

民之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答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答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己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立貌。深得其理故也。

工器解 程 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己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己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己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己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